

吉祥美好的化身

——敦煌飞天的艺术美感

李东风

敦煌壁画中的典型艺术形象是飞天。飞天又名乾闥婆、紧那罗,是佛教天国中的香神和音神,即专施香花和音乐的佛教专职神灵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,都围绕在说法图、经变画、故事画、以及窟顶藻井、四壁边缘、龕内彩塑等周围。

飞天的艺术形象源自古印度神话传说,其翱翔天际的形象又与西方的天使不谋而合,将乾闥婆与紧那罗特有的“能作歌舞”的功能与西方天使超乎自然的灵性相结合,以中国古代神话中羽人的理想境界为追求,“满壁风动、气韵生动”地展示其神妙的艺术特质,具有独特的美感。

一、敦煌飞天的装饰美

飞天的艺术形象受到人们喜爱的原因,和飞天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民间性以及升腾、开朗、乐观的情趣分不开。浪漫主义风格与民族形象、民间传统巧妙的结合,使得中国飞天独有的装饰韵味,展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,也体现了中国画的装饰感和程式性。

构图美。敦煌壁画的装饰性特点,突出地表现在画面事物安排的有序性和自由性上。飞天的构图形式主要有连续式构图、对称式构图和零散式构图。连续式构图是装饰画常用的表现手法。飞天的固定位置主要为藻井四周、人字披两侧、窟壁上方,环窟横向延伸,呈带状分布。除人物外,还有背景图案纹样,使画面丰满、协调、生动。对称式构图多见于盛唐以前的早期壁画,飞天主要分布在说法图两侧、龕楣两侧、佛像背光两侧、平棋四周的三角地带。飞天呈对称形态,用来衬托主要画面。零散式构图是画工因地制宜,随形就范地来安插飞天形象,其目的是填补画面空白,使画面丰满。敦煌壁画具有自由的时空观,强调主观化的表现,在构图上不受时间、地点和自然环境的限制,按照表现意图,在画面中任意移动视点,从而扩大了画面的表现空间,形成具有独特视觉感受的构图形式。

造型美。飞天是富于装饰美的人体造型艺术,其灵魂在“飞”。飞天的造型,均为半身赤裸。鸠摩罗什

译《妙法莲华经·譬喻品》云:“尔时四部众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乾达婆等天人,见舍利佛于佛前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,心中欢喜踊跃无量。各个脱身上所着上衣,以供养佛。”这个合法依据使画工摆脱了束缚,创造出人体艺术美。在形象上,早期飞天脸型瘦削,呈“秀骨清像”,也有以“曹衣出水”为特色的西域样式,还有典型的唐“周家样”式。尤其是盛唐飞天,姿态优雅、脸庞俊美、气质超凡、手指灵巧、妩媚多姿、翩翩飞翔、轻盈矫健、呼之欲出,令欣赏者赞叹不已。

色彩美。莫高窟壁画的赋彩特色独具,尤其是北朝时期,用色对比强烈,大胆夸张。北凉、北魏时期,佛教由西域传入敦煌,与本土的汉晋文化艺术融合,造就了当时的画风,创造出许多违反自然规律却极具装饰美感的飞天形象。北朝壁画的赋彩主要通过凹凸晕染来表现立体感。到了西魏时期,这种西域式晕染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,色彩更细腻、艳丽,层次更丰富,过渡逐渐柔和。经过岁月的磨砺,色彩发生了变化,别具一种稚拙、夸张、粗犷、质朴的艺术魅力。北周、隋代,画面讲究色块的搭配,用色多为土红、白色、蓝灰相间,色彩格外华丽、生动。盛唐时期,用色富丽堂皇,色彩极其丰富,变化无穷,令人惊叹不已。

二、敦煌飞天的线条美

从技巧方面来看,中国画始终没有离开用线造型的传统,从战国时期的人物帛画中自然流畅、极具装饰性的线到秦汉以后逐渐走向纤细并富有弹性的线条,从晋代顾恺之的“春蚕吐丝”、“行云流水”、“高古游丝描”到唐朝吴道子的“莼菜条”,中国画以线造型的技法日趋成熟。在前面的论述中多次提到了飞天所表现出的造型美感,线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线条在塑造形象的同时有其独立的审美特征,是中国文化所体现的韵律美。

线条的审美。作为中国画特定的绘画语言,线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和独立的审美价值。飞天的线条像“吴带当风”那样飘逸潇洒。长期以来,中国画“线”

积淀为更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人们的审美情结,都是历代艺术家的实践、认识、再实践的结果。在飞天的塑造中更是有突出的表现。

敦煌飞天之美,美在不同于一一般的佛教造型艺术,其重要特征在于它要表现的是人物的飞动和飞动中的节奏、韵律。它与静止肃穆的佛像形成对比,动静结合,它使洞窟原有森严、呆板的格局得以缓解,在视觉上得到调和、平衡,使洞窟富有生气。飞天的飞动造型,是通过人物形体的变化,如身体的翻转、扭曲,四肢的伸展、摆动,衣裙飘带的走势以及背景纹样的流动感,使画面中的人物造型具有流动的意态。从而体现出由力量、运动和速度构成的动态之美,体现出飞翔的节奏与韵律。飞天艺术的灵魂在“飞”,飞动感的创造与表现是飞天艺术的关键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的形象、姿态和形式风格,随着时间的推移,都在不断发生变化。两晋时期的飞天,大体上未摆脱模仿的痕迹,主要依靠扭曲的体态表示飞翔;造型语言多为明暗不同的色块,通过它来表现形体。虽能表现飞舞之姿,但缺少灵动、飘逸之气。南北朝时期,线条开始成为主要造型手段,流畅的线条不仅生动地勾画出轻盈的体态,而且增强了飞动之势。除了继续用扭转的体态表示飞行外,又着力描绘飘动的披肩、裙带,以展现飞动的轻捷、自如。这时的飞天乘着“吴带”,生动活泼地飞翔起来。唐代,敦煌飞天艺术日臻成熟,简练的线条更富于韵律感,飘带更加灵动多变。人物面颊圆润、体态丰腴、动态豪迈有力、神采昂扬飘逸,充分地体现了大唐盛世的审美理想。唐以后,敦煌莫高窟壁画艺术从鼎盛走向了衰落,飞天的艺术水平日趋下降。

先民运用浪漫主义写实手法,以高度概括的流动线条,虚实、动静的对比,丰富绚丽的色彩和装饰夸张的形态,表现出飞天灵动优美的韵律和飞腾向上的力量。把拥有美好的寓意、俊美秀丽的形体、飘逸潇洒的舞姿展现在世人面前。它不愧为中华佛教艺术宝库中一颗耀眼的明珠。

无声的音乐。线的艺术之所以在中国绘画中有悠久的历史 and 蓬勃的生命力,这与绘画工具的使用有一定的关系。中国画使用的是特制的毛笔,它尖中有圆,柔中有刚,可以通过指腕的提按、转换、顿、戳、揉,行笔中的轻重、疾、徐,使线条具有粗细、强弱、飘逸、枯涩等不同变化,再加上笔墨的干、湿、浓、淡、焦,造成线的形式变化无穷,从而具有极强和较为丰富的表现力。画家不仅用线去画轮廓,也用它去表现

质感、明暗、情调以及画家的个性与情思,中国画的线条具有相对独立的美学价值。从敦煌壁画飞天的线描作品中,我们看到画中用于勾勒衣纹、发髻等线条,已经具有图案化的优美结构。单看起来,画中的每一线条都经过精心的锤炼、推敲;若从整体看,满壁线条穿插交织,疏密有致,此伏彼起,你呼我应,有如交响乐的和声效果,蔚为壮观。

心灵的印记。“心”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指相对于物质世界而言的人的精神世界,包括性格、气质、意志、品德、情感等。每个人的精神世界是不同的,所以书画才有不同的流派、体式 and 风格。一幅成功的中国画作品是画家高尚的品德、情感、性格 and 笔墨技巧的物化。中国画线形结构还具有的写意性,线的起笔、落笔、韵律、提按转折、抑扬顿挫、虚实轻重无不体现出画家的心性和气质。俗语说,画如其人,就是这个道理。中国画“线”的特质与内涵,证明“线”在中国画表现过程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审美价值,并早已为人们所重视。随着艺术潮流的发展和艺术家孜孜不倦的追求,线的内涵会更丰富,更具有魅力,以线组合的空间感会向更深的心理空间发展。如,第327窟,窟顶四披下沿画飞天环绕,有的捧花、有的奏乐为佛陀作供养。其东坡北侧的两身飞天,形象姿态较为完美。两身飞天皆束发髻,戴珠冠,项饰璎珞,臂饰宝钏,面容丰满,眉目清秀。一飞天手捧花盘,一飞天手持凤首箜篌,在天空栏墙上逆风飞翔,衣裙飘曳、长带飞舞,身上鲜花纷落,身下彩云飞旋。

飞天的飞动感,一方面为本身的姿势所决定,同时那潇洒飘逸的线条所描绘的彩带,大大加强了在空中展转翻飞的意趣,这不仅展现了古人精湛的绘画功力,更是他们浪漫思想和写意手法的集中表现。敦煌飞天既是人体美的展示,又是生命力旺盛的象征。飞天的造型将人体美融入了心理意境。敦煌飞天是浪漫主义思想方法与创作方法相结合的产物,是古人善良、执著及完美思想憧憬的升华,是人们心目中最美好的艺术形象之一。

总之,敦煌飞天是以歌舞伎为蓝本,大胆吸收外来艺术营养,促进传统艺术的改变,创造出表达中国思想意识、风土人情 and 审美特征的吉祥美好的化身。

(作者单位 西华师范大学美术学院)

责任编辑 韦平